

孔见《海南岛传》中多元立体海瑞形象探析

夏爱元

(琼台师范学院文学院,海南海口 571199)

[摘要]孔见的城市传记《海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中刻画了海南历史上众多著名人物及其经典事迹,其中就包括海瑞。但书中将海瑞置于海南孤绝地理、儒家道统与明代中后期政治危机三重坐标系中,塑造出一个立体丰富有别于传统“清官符号”的道德孤臣形象。认为正是严苛的家庭儒教和海南地域文化基因塑造了海瑞这个单向度道德强人、官场的“麻烦制造者”。揭示海瑞既是海南人文精神的人格化身,也是传统儒家理想人格在专制体制下的悲剧缩影。新时代对于海瑞精神,因为客观环境巨变,在大力传承的同时,也要有所超越。

[关键词]孔见;《海南岛传》;海瑞;海南文化;道德孤臣

[作者简介]夏爱元(1975—),女,湖南益阳人,琼台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海南文学与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项目编号:19ZDA290);2024年琼台师范学院校级课题“海南建省后海洋文学研究”(项目编号:qtky202411)以及校级科研平台海瑞研究中心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https://doi.org/10.62662/ysxk0204003>

[中图分类号] I206.7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ysxk2025@163.com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海南海口琼山人,明代著名清官、政治家。自明至今,海瑞始终被定格为“海青天”“清官典范”,其形象长期固化为清廉、刚直、爱民、嫉恶如仇的道德符号。孔见《海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后简称《海南岛传》)打破了这种单一化叙事。孔见创作的《海南岛传》是中国外文局下属新星出版社大型系列丛书“丝路百城传”推出的重点作品。孔见在《海南岛传》的书写中,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借著名人物及其典型事迹以及海南特有风物,展现海南岛的历史渊源和风土人情。作为海南本土作家、学者,孔见以海岛文化根性为底色,将海瑞放回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政治生态与海南地域文化脉络中,摒弃非黑即白的评判逻辑,兼顾赞美与反思,既歌颂海瑞根植海岛的浩然风骨,又冷静指出其施政、性格的时代短板,完成区别于传统叙事的立体化重构,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刚性也有偏执、有理想也有局限的立体海瑞,使其不再是单一的清官符号,而是具有文化人格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一、海瑞人格的海南基因

孔见塑造海瑞,首要逻辑是一方水土养一人。

在全书整体叙事框架中,海南岛长期作为中原流放地,远离权力中心,官场潜规则、人情应酬在此稀释殆尽,形成质朴、刚直、不事虚伪的民风,这种地域气质内化于海瑞的性格根基。《海南岛传》开篇即定位海南:孤悬海外,天涯海角,自古为贬谪流放之地,中原文化的边缘,帝国权力的末梢。由此鉴定海南具有化外之地的孤绝气质。海南远离大陆,四面临海,交通闭塞的地理孤绝形成独立、倔强、不依附、不屈服但也豁达乐观的岛民性格。海南也是文化边缘,长期被视为“蛮夷之地”,教化晚、文风弱,却因此保留更多原始淳朴自然、耿介刚直的文化基因。历代贬官(如李德裕、苏轼)带来的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边缘处坚守、逆境中挺立”的精神传统,留下厚重的历史记忆。孔见明确指出,“海瑞的刚,不是凭空而来,是海南这片土地长出来的”,从而揭示了海瑞人格形成的完整逻辑链。

(一) 严苛家庭儒教的塑造

海瑞出身军籍,高祖海逊子,明朝开国时是广州卫指挥(正四品武官名)。曾祖海答儿于洪武年间从军,来到海南岛落户。可惜四岁丧父,母亲谢氏“苦针裁,营衣食,节费资”,终身未嫁,而且也一

直都和海瑞生活,严格监督和大力支持海瑞的清廉正直。谢氏从小就对海瑞进行极致严苛的儒家教育,让他自幼诵读《孝经》《大学》《中庸》,不许他嬉戏玩耍,也不许他有丝毫懈怠。坚持给他灌输“读圣贤书,干国家事”的信念,加上家境贫穷,培养了海瑞绝对自律、绝对道德、绝对忠诚的人格,也让海瑞形成非黑即白、非忠即奸、绝无中间地带的略显僵化的思维模式。从孔见的描写中可以看到,琼山底层孤童海瑞成长环境纯粹,无利益交换、权术算计的生存土壤。母亲的严苛并非单纯家教,而是海岛底层平民在贫瘠土地上坚守的道德底线,这种原生严苛,成为海瑞一生行事准则的源头。孔见也认为海瑞对儒学的学习,不完全是知识的汲取,而且是人格的修炼,因此特别注重知行一致。在府学的考试中,海瑞作了一篇题为《自警词》的文章来明志,行文间,蒸腾着孟子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加上“刚峰”的自号,成为同学们嘴里的“道学先生”。

(二)海南文化精神的熏陶

张朔人在《海瑞与海南文化》中指出:“海南文化的核心特质是耿介、清廉、坚韧、担当,海瑞是这一文化的最高人格化代表。”确实如此,海瑞非常地耿介,不阿权贵、不随流俗、坚持原则、宁折不弯,正如他的名字“刚峰”一样。同时也非常地清廉,不贪不占、布衣粗食、生活极简、拒绝任何灰色收入。还特别有担当,为民请命、不畏强权、敢说敢做、敢于牺牲。海南人还具有从头再来,东山再起的勇气。磨难中锤炼的意志,在不可预知中随遇而安的淡定,在艰难苦痛中守望相助的友爱,都是海南地方性精神不可剥离的部分。这些在海瑞身上都有深刻的烙印。

孔见也认为是海南远离中原官场浮华的纯粹民风塑造了海瑞执拗刚直的生命底色。海瑞生活的年代,海南岛上很不平静,黎族人暴动此起彼伏,自洪武以来就没有消停过。关心时事的他一直在思考着黎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想法,写下了《治黎策》,主张修道路,使黎汉之间人流、物流通畅,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相互融合,避免因为阻隔导致的排异与敌视,孔见认为这些建议高屋建瓴。他把海瑞与丘濬看作是海南儒学双峰,认为海瑞以浩然正气和特立独行,实践了圣贤正心诚意、舍生取义的精神,代表海南文化的“节”,也与张岳崧、丘濬、王佐并誉为海南“四绝”,海瑞为“忠绝”。海瑞对海南故土也有着浓厚的乡情,他在大牢里嘱咐仰慕同情他的晚辈,日后将自己的灵柩

运回故乡。

二、单向度的道德强人

(一)极致孤直清廉

海瑞以道抗势,宁折不弯,“刚峰”是海瑞的自号,也是他一生人格的写照——刚如山峰,屹立不倒,绝不妥协。在《海南岛传》中,对于海瑞的孤直清廉,孔见是通过笔架事件、抬棺上疏、硬刚权贵等事件体现出来的。

嘉靖三十三年(1554),海瑞任南平教谕(县学教官)。御史视察县学,同僚跪拜,海瑞独挺立如笔架,宣称:“明伦堂是讲学之地,师道尊严高于官场尊卑,岂可跪拜?”由此成为“笔架先生”。并且因为冒犯上司,工作受阻,海瑞愤然辞职,被批准,但最后还是被极力留下。嘉靖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治安疏》,痛骂嘉靖皇帝“君父昏聩、沉迷修道、不理朝政、民不聊生”,言辞激烈,震惊朝野。上疏前,海瑞备好棺材、与家人诀别、遣散仆人,抱定必死之心。孔见写道:“作为孟子的传人,他秉承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理念,并不害怕杀身成仁。他不允许一个集天下大任于一身、为社稷黎民做主的天子,如此玩忽职守,违背天命民意。”海瑞还是淳安知县时,就敢顶撞总督胡宗宪之子、硬刚严嵩党羽,拒绝行贿、严惩贪腐。任应天巡抚时,逼前内阁首辅徐阶退田、打击江南豪强,得罪整个士绅阶层,最终被弹劾罢官。海瑞的刚,是不分对象、不分场合、不分后果的刚——只要违背道德、损害百姓,哪怕是皇亲国戚、内阁首辅,他都敢碰、敢骂、敢治。

海瑞的清廉,不是一般的廉洁,而是苦行僧式的、道德洁癖式的、拒绝任何灰色空间的绝对清廉。他的生活极简,布衣粗食,家徒四壁。常年穿粗布旧衣,一件官服穿十几年,补丁擦补丁。饮食粗茶淡饭,常年吃青菜和糙米,极少食肉,母亲生日才买两斤肉,成为朝野笑谈。住房低矮简陋,家具破旧,毫无陈设,与普通百姓无异。明代官场“常例”(灰色收入)是公开秘密,官员俸禄极低,全靠常例维持生活。海瑞却彻底拒绝所有常例:不收下属孝敬、不收地方特产、不收节日礼金。规定县衙所有开支公开透明,分文不得私取。母亲下葬时用的棺材,还是靠朋友捐助来的。自己去世前三天,兵部送来柴火费,多给七钱,坚决退回。孔见写到:“海瑞为自己的孤忠与清廉,承担了一切人伦的后果。”

(二)单向度人格

在孔见笔下,海瑞刚性有余,弹性不足,非黑即白,道德标准绝对化,在海瑞的世界里没有中间地

带,要么忠、要么奸;要么清、要么贪;要么善、要么恶。他把道德标准神圣化,用圣人标准要求自己,也用圣人标准要求所有人——包括皇帝、同僚甚至百姓。海瑞还偏执刻板,不懂人情,不近情理,禁止下属婚丧嫁娶送礼,违者严惩。规定百姓红白喜事不得铺张,违者罚款。对待家人也严苛至极,女儿因吃了男仆递的饼,被他逼得绝食而死(虽有争议,但体现其极端道德观)。海瑞的刚与清,使他成为整个明代官场的“麻烦制造者”与“孤独异类”,与整个官场格格不入。同僚敬而远之,怕被他牵连、弹劾;上司既用又怕,佩服其清廉,又厌恶其偏执;皇帝既欣赏又忌惮他,需要他做道德标杆,又怕他直言犯上。总之,孔见笔下的海瑞,是一个刚到极致、清到极致、偏执到极致的道德强人。他有高山般的气节、水晶般的纯洁、钢铁般的意志,但也有岩石般的坚硬、寒冰般的冷漠、单向度的偏执。

三、官场的“麻烦制造者”

(一)为民请命的“海青天”

海瑞爱民如子,他的爱民,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源于海南乡土情怀与儒家民本思想的天然共情。海瑞出身海南寒门,深知民间疾苦、底层不易,对百姓有天然的亲近感与同情心。孔见认为海瑞是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官,他的脚始终站在百姓中间,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黎民冷暖。海瑞一生践行儒家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官为民役,而非民之主”,官员是百姓的公仆。强调“天下治乱,系于百姓苦乐”,百姓安居乐业则天下太平。他写下《治黎策》,关注海南黎族治理,主张民族平等、安抚教化、改善民生。他减赋税、兴水利、抑豪强、平反冤案,政绩卓著。当淳安知县时,就清丈土地、减轻赋税、平反冤狱、兴修水利,使百姓安居乐业。做应天巡抚时,更是疏浚吴淞江、治理水患、打击豪强、退还民田,被百姓称为“海青天”。

(二)官场的“麻烦制造者”

他政治生涯的最大特点是苍蝇老虎一起打,从不欺软怕硬。如前所述,他顶撞胡宗宪,硬刚严嵩党羽,逼徐阶退田,让后来的张居正首辅切身地感到,海瑞是官场的麻烦制造者,只能作为道德楷模来树立,不可以作为可靠的官员来任用,因此在他主政的十年间,海瑞一直被晾晒在海南岛的阳光下,自食其力地过着自耕农的生活。明代中后期,皇权腐败、内阁党争、官僚贪腐、土地兼并、民不聊生,整个体制从根上烂了。海瑞试图以一己之力、一己道德、一己清廉,对抗整个腐朽体制,无异于螳

臂当车、以卵击石。海瑞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而是时代悲剧、体制悲剧、理想主义者的必然悲剧。也是他人治思维的局限,他迷信个人道德,轻视制度建设,认为只要官员清廉、皇帝圣明,天下就能大治,忽视制度建设、法治完善。以天下为己任、肩兴亡于自身的他,并不想像张居正那样,硬性的制度框架与软性的人情利益之间加以委蛇变通,将两套规则糅到一起来加以随机运用,去挽回大明眼前的颓势,同时谋取自家的一份恩惠。海瑞一生四起四落、屡遭弹劾、多次罢官,闲居海南16年,空有报国之志,无用武之地。万历十五年(1587),海瑞病逝于南京,身后萧条、家徒四壁、无钱下葬,百姓罢市哀悼、哭送百里。孔见写道:“他选择了向瓦解制度、导致社会大面积腐败的情面关系与潜规则宣战,耻于以利害交换与任何人结盟,即便牺牲自己的家庭幸福与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他追求的是剥离利益和人情关系纠缠的正义。这种悲壮的抉择,是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因此必然是孤独和势单力薄的。海瑞这个烈士,也就无法避免遭到同僚痛恨与嘲笑命运。”

传统叙事仅把海瑞视为“天下清官”,孔见把他拉回海南本土,强调他首先是海南人,然后才是清官。从地域文化根性解释海瑞的刚直清廉,使海瑞形象从抽象道德符号变为有血有肉、有地域烙印的文化人格。通过去神化与立体化,写出人性的复杂与局限。传统叙事神化海瑞,把他写成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孔见去神化、祛魅化、立体化,既写他刚直清廉、爱民如子的优点,也写他偏执刻板、不近人情、缺乏变通的缺点;既肯定他道德高尚、精神伟大,也指出他思维僵化、时代局限。

四、海瑞精神的传承与超越

在《海南岛传》中,海瑞被提升到海南人文精神高峰的高度,作者认为他是海南孤绝地理、边缘文化、刚直性格、清廉传统的人格化身。他的道德光芒,穿越时空,至今仍有强大的感染力与启示价值。他的清廉自守,不贪不占、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一尘不染,是当代公职人员的道德标杆。他的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不畏强权、敢于碰硬、不徇私情,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精神力量。他的心系百姓、体恤民情、为民请命、鞠躬尽瘁,是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孔见认为:“即便到了今天,要想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建立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平等制度,堵住任何漏洞,使任何社会分子都不能成为破网之鱼,恐怕还需要海瑞的刚峰精神,来树立律法的权威,而

不是张居正的人治手腕。当然,这种制度设计,必须充分体谅人性的现状与接受的可能,而不仅仅出于某种高标绝俗的道德理念。”

但同时海瑞的局限,也是整个传统清官文化的局限,人治崇拜,寄希望于明君贤臣,忽视制度建设、权力制衡、法治保障。道德绝对化,用圣人标准要求所有人,缺乏宽容、变通、人性关怀,缺乏系统改革思维,只治标不治本,只反腐不改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总之,海瑞是海南文化的骄傲,是传统清官的巅峰,也是人治时代的悲剧。他的道德光芒永远值得我们敬仰,但他的局限也值得我们反思。

在物欲横流、腐败易发的今天,海瑞是廉政建设的精神资源。海瑞精神提醒我们,为官者必须坚守底线、廉洁自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海瑞的清廉自守、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一尘不染,是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海瑞不畏强权、敢于碰硬、不徇私情、为民请命,对当代权力监督有重要警示意义。权力必须受到监督,腐败必须坚决打击,无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脱离人民监督。我们敬仰海瑞精神,但不能复制海瑞的人治思维。当代社会必须从人治走向法

治,要重视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健全监督机制、强化权力制衡。要强调法治思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要兼顾道德与制度,既重视道德自律,也强化制度他律;既倡导清官精神,也完善法治保障。在当代,我们需要大力传承海瑞精神,但也要超越海瑞局限,要以法治为基、以制度为本、以道德为魂,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清廉、美好的社会。

参考文献:

- [1]孔见.海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20.
- [2]张朔人.海瑞与海南文化[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0(3):150-155.
- [3]田澍.嘉隆万改革视野下的海瑞——对海瑞历史地位的重新诠释[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1):57-61.
- [4]李锦全.海瑞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5]张廷玉,等.明史·海瑞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海瑞.海瑞集[M].陈义钟,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马良.孔见的《海南岛传》:人文历史写作的佳构[N].文艺报,2020-11-9.
- [8]赵克生.日常视野之下的海瑞廉洁精神[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6(5):119-128.

An Analysis of the Multifaceted and Three-dimensional Image of Hai Rui in “The History of Hainan Island”

XIA Ai-y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ongtai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99, China)

Abstract: Kong Jian's urban biography, “The History of Hainan Island: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an Island”, portrays numerous prominent figures from Hainan's history and their legendary deeds, among them is Hai Rui. However, the book situates Hai Rui within a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e system comprising Hainan's isolated geography,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political crises of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This portrayal creates a rich, three-dimensional image of Hai Rui as a morally upright minister, distinct from the traditional “official symbol of integrity”. It is argued that it was the rigorous Confucian upbringing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ainan that shaped Hai Rui into a one-dimensional moral strongman and a troublemaker in officialdom, revealing that Hai Rui is both a personal embodiment of Hainan's humanistic spirit and a tragic epitome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ideal personality under an autocratic regime. In the new era, while vigorously preserving Hai Rui's spirit due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re is also a need for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Kong Jian; “The History of Hainan Island”; Hai Rui; Hainan culture; morally upright minister